



深切怀念余岳芳排长

水网的结（组诗）

★姜翠萍

（一）在月河坐快艇

一叶快艇冲向月河
提起水帘
心跳，比浪花更急

宝利特的创举
船埠头的等待
波浪击溅牧屿大桥
单边街的灯火
金鸡坑的传说
下周大桥的旧石板和水痕
八份湿地公园的白鹭
……
眼角颤簸着两岸
旧照片碎裂在记忆中

几声响雷锤下
雨水再一次把牧屿灌满发亮

在河心的我
已寻不到岸边那片芦苇荡

（二）水网的结

水网撤开
收拢
打了一个绳结
刻上牧屿大名
兜住了月河无数个传说

老桑树揪紧河岸
勒住几代人的遗忘
根系卡进被时空忘却的缝隙
抽出新枝

檐声切出水纹
先鋒们坐在船头
松开记忆
细数一个个绳扣
踩着晨光
将波浪卷成蓝图铺在眉梢

（三）走过姜家大桥

姜家大桥
它的前世叫“东方红”
父辈的劳动号子
曾响彻在空荡的河床
铁锹荡着秋千
日光下的脊梁
夯弯成了姜家大桥

从南往北走过
是故乡也是家
稻浪和紫云英仍在
只是当年捕鱼人和麦穗
已无处寻
黄土淹没了老碗窑碎片
还有西北风吹落了山脚那一片梨花

唯有金清港的流水
昼夜向东
在大桥下诉说

（四）我在故乡打卡

青青稻叶以精准的焦距
刺入我的视线
故乡是那片曝光的背景
九宫格塞满家的味道
田埂旁的野芥菜
和一把把鼠曲草
还有灶台边的老妈

金清港边
粉樱与红杏
挤走了黑桑葚和青莴竹的旧时光
小外甥的诵读声
将千年古诗塞进流水

艾蒿如旧
用一抹青绿黏贴我与这片土地的生疏
或者裂缝

金宗炳/文

呜呼！天地苍苍，岁月茫茫。岁在丙午马年，时维六月初五，沙家浜团四连微群，痛失战友余公岳芳。

余岳芳者，英雄部队沙家浜、一七五团四连三排排长，浙江绍兴上虞人也。吴越灵秀，生而醇厚。排长生于1946年，此乃新中国迎来曙光之前夜，天必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964年底，排长初中毕业，血气方刚，投笔从戎，以身许国。投身二十军五九师一七五团四连，成为赫赫沙家浜部队战士。怀赤子之忠，担戍守之责。军旅生涯，随时献身；苦练本领，百炼成钢；历风霜而不改初心，经磨砺而愈坚气节。于行伍之中淬炼筋骨，在弹雨之间磨砺心性。做当代军人，显铁军精神。

上海崇明战友陈志刚指导员记忆犹新：岳芳战友1964年底入伍，历任四排战士、三排七班长、一七五团大学生连排长、一七五团新兵连副指导员。彼时，连队在余杭麻车头搞生产，任务繁重、条件艰苦。然岳芳同志安心服役、积极工作，乐于吃苦、以身作则，带领全班政治上天天读，军事上天天练。“双抢”季节，早四时起床，晚七时收工，真是吃大苦、耐大劳，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岳芳战友还抽调到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杭州毛纺厂，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岳芳战友虚心好学，团结同志，努力工作，好评如潮。

我1969年底投身沙家浜部队，分在四连三排八班，此时余岳芳是三排排长，

我是他麾下的一个新兵。虽然在余排长麾下不到一个月，我就调到连部当通信员去了，但排长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我在部队5年3个月，我们朝夕相处，他“不以官小而怨天，不以位低而尤人”，默默地当好他的老排长。

排长治军有方、育才尽心，体恤新兵，善待老将，素有德望。训兵严而慈爱，处事公而廉明；与将士同甘共苦，与新兵风雨同舟；以赤诚践行初心，以实干立下战功，数载戎马，不负戎装，不负沙家浜部队军魂。

解甲转业后，岳芳排长先到上虞联丰乡政府工作，后调到上虞三江乡、沥海镇政府工作，再赴上虞围垦局新港农场，最后回沥海镇政府直至退休。他先后在公安员、文书、农办等岗位上工作过，履职政府文书，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初心未改，守正奉公。退休后参加社区活动，他是一名志愿者。居乡里心系民生，处微职恪勤不懈。体恤民情、处事公允，兢兢业业、廉洁自律。数十年勤恳履职，造福一方乡梓，深受领导赏识，获得百姓称颂。

犹忆去年岁末，我和徐建定战友合编的沙家浜团四连老兵影集《薪炎相传沙家浜》出版，排长闻讯，喜极来电：“上虞战友，发行有我。”谁知此时排长已重病在身。今年上半年，沙家浜团四连火箭筒班班长徐建定影集《路》出版发行，排长亦自告奋勇：“我行我行，保证做好！”哪知没两月，排长病危，送进医院ICU。六月初五，我似有心灵感应，上午8时15分我给排长儿子发了条微信：“排长病情如

我与太原舰的大修岁月

陈明华/文

时光倒回到46年前，大连造船厂的海风似乎还能吹进记忆里。那年我19岁，踩着初冬飘落的雪花，第一次站在大连造船厂码头。远处泊位上，太原舰的灰色舰体静卧如一头巨鲸，舰舷上“104”三个大字被海风蚀得有些斑驳——这便是我接下来近3年要日夜相伴的“修舰岁月”。

那是1979年的冬天，太原舰进大连造船厂大修。进船厂没几天，船厂工程师、军代表、104舰副舰长、机电长、分队等上舰检查，铁梯被长年累月的海浪和汗水浸得湿滑，每踩一步都得格外用力。“修军舰不比修民船，每一颗螺丝钉都关乎战斗力。”工程师的声音被海风裹着，砸在耳边嗡嗡作响。他指着舰艏的主炮，炮管上还留着上世纪的炮痕：“这舰是老伙计了，但骨头硬得很，咱们得把它拾掇得能再上战场。”那天，我摸了摸主炮的炮身，冰冷的钢铁带着海锈的粗糙质感，指尖蹭到的锈屑混着机油味，成了我对太原舰的第一印象。

修舰的日子，是被汽笛声和铁锤声唤醒的。每天上班前，船厂的大喇叭响起，造船厂2万多名工人便会准时来上班。我们104舰营地每天都会给驻厂修舰的7个人送饭，一年365天从不间断。我每天提着油漆桶上舰，给全舰每个舱室、每层甲板、每道焊缝刷上油漆，这便是我的工作。夏天，舱内闷热得像蒸笼，油漆的气味呛得人头晕脑涨，刚进去几分钟，汗水就把工装浸透，湿漉漉地贴在背上，黏腻难受。

近3年的光阴，在海浪的拍打与焊花的飞溅中悄然沉淀。舰上的每一间舱室、每一条纵横交错的管线，都已化作我熟稔

于心的归途。每当工人们吊起崭新的钢板精准对接、抡起冲击电锤将铆钉敲得铿锵作响，我便拎着沉甸甸的油漆桶紧随其后，为那些刚经焊接的钢板内侧，刷上一层紫红防锈漆。

刚焊完的接口还裹挟着灼人的余温，空气里弥漫着金属熔化后的气味，我俯身蹲下，手中的漆刷循着焊纹缓缓刷均匀。刺鼻的油漆味萦绕在鼻尖，我丝毫不敢分神，目光必须看清楚每一寸焊缝与边角，生怕遗漏任何一处可能滋生铁锈的缝隙。那些凹凸不平的焊点、未上漆时钢板的肌理纹路，早已比自己的掌纹还要清晰可辨。

近3年的时光，从舰艏到舰艉，从底层舱室到上层甲板，但凡有钢板更换的地方，就有我躬身刷漆的身影。这艘大型军舰的修缮工程，耗去了一千个日夜的光阴，那些被油漆浸润的钢板，早已不是冰冷的数字能够丈量的。每一道漆痕里，都藏着海风的咸涩、焊花的温度，藏着我对这艘舰舰最质朴的坚守，层层叠叠，漫过岁月，护得舰体筋骨无恙，静待劈波斩浪的那日。

修舰的工作满是艰辛与危险。一次刷油漆时，电焊光毫无防备地刺入眼睛，强烈的刺痛瞬间让世界在我眼前扭曲、发黑。那一夜，灼痛如潮水般反复漫过眼眶，我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满心都是对视力受损的恐惧。如今，这道伤痕成了常态：见光会流泪，遇风会酸涩，闻烟会湿眶，但我从未后悔——有些伤痕，本就是荣誉的勋章，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工人师傅的焊花也常溅落在我身上，烫出一个个小水泡。

闲暇时，我会坐在舰舷上，望着大连湾远处的渔船和归航的货轮，与工人师傅聊着家乡的琐事，也聊太原舰在海上的峥嵘岁月，常常一聊就错过了饭点。

何？”哪知排长于15分钟后溘然而逝。呜呼！五岳千古，排长流芳！

排长仙逝，战友涕零。战友挽联悼文纷至，上虞谢伯良战友写道：半生军旅，承蒙排长提携；一世英名，相信战友铭记。军旅情深痛失好排长，云天路远恭送老战友。昔日军营谆谆教诲永记心间，今朝一别音容宛在千古流芳。浦江赵宗水战友写道：三年相伴刻骨铭心，一朝相隔痛心疾首。小金战友亦附一联：廿年前温岭行，八十岁时天堂去。上虞八旬战友谢伯良悲恸万分，老泪纵横，深夜伏案写道：“我与岳芳排长本是同乡，又同在一个排共度五载军旅时光。1970年末，我退伍返乡，排长却继续留队服役，朝夕相伴的五年岁月，桩桩往事历历在目。犹记当年驻军杭州余杭凤凰山，一次连队急行军返回营区，熄灯号响过之后，仍有几名战友高声闲谈。我一时多嘴出言规劝，反例引来不少人围拢指责，一时百口莫辩。危急之时，是余岳芳排长出面调解，平息争执。次日早操讲评，他更是当众明辨是非，为我主持公道。军营里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尽显排长一身正直坦荡、体恤下属的军人风骨。多年来，这份护持之恩，我始终铭记于心。”

岳芳排长姓余，生于1946年，逝于2026年六月初五上午8时30分，享年81岁。

呜呼哀哉！会稽山颌首默哀，曹娥江动容吊唁。排长逝矣，四连战友沉浸在无限思念中。排长活矣，四连战友永远铭记于心田内。正如诗人臧克家所云：“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太原舰进入造船厂船坞时，舰体底部的海蛎子和锈迹像一层厚厚的黑痴。历经近3年的大修，104舰终于全部修缮完工，最后我们要赶在下水前，把舰底的锈蚀全部敲掉，重新刷上防锈漆。那年恰逢寒冬，北方的冬天凛冽刺骨，坞底冷风如刀。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敲不了几下锤子，手指便冻得僵硬发麻。我们以班为单位分组，围在舰底钢板四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在空旷的坞道里回荡，震得耳膜发疼。刮除船底时，一锤一凿间，细碎的漆渣时不时飞溅而起，崩进眼里，刺得人睁不开眼。

印象最深的是试航那天，太原舰再度驶入黄海。主机全力运转，舰体劈开海浪，航速一点点提升，全舰的人都沸腾了。我站在甲板上，海风迎面扑来，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望着舰艏激起的白色浪花，忽然觉得，近3年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老班长拍着我的肩膀，眼里闪着泪光：“你看，咱们修的舰，又能劈波斩浪了！”那一刻，我望着舰舷上重新刷亮的“104”数字，心底涌上一股说不出的自豪。

如今，44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大连造船厂，回到家乡。但每当忆起那段修舰的岁月，心里依然涌起阵阵暖意。太原舰像一位沉默的老战友，见证了我的青春，也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与坚守。那些在船坞度过的日日夜夜，那些与战友们并肩奋战的时光，那些钢铁与汗水交织的记忆，都深深刻在心底，从未褪色。我常常想起大连的海风，想起首长的教诲，想起我们的太原舰——它不仅是一艘我们全力修缮的军舰，更是我青春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

这些寻常的边角料，看似微不足道，但细碎融入生活，往往在不经意间成就了美味。许多美食，正是从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发明中诞生的。可惜在国内，很少有人专门制作这类小食——毕竟西瓜种植广泛，多到很多人干脆拿去喂猪。不像资源匮乏的地区，即便一小块西瓜，也要珍而重之地蘸着盐巴来吃。想起学生时代，常在大学附近的水果店驻足良久，在琳琅满目的珍果间盘

大享受了。

这些寻常的边角料，看似微不足道，但细碎融入生活，往往在不经意间成就了美味。许多美食，正是从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发明中诞生的。可惜在国内，很少有人专门制作这类小食——毕竟西瓜种植广泛，多到很多人干脆拿去喂猪。不像资源匮乏的地区，即便一小块西瓜，也要珍而重之地蘸着盐巴来吃。

想起学生时代，常在大学附近的水果店驻足良久，在琳琅满目的珍果间盘

炒或者腌制。每一种做法都各有风味，皆能清爽解腻，适合盛夏任何燥热时刻。将切好的西瓜皮撒上少许食用盐，静置片刻后逼出剩余的水分，挤出咸水，就没有那种又涩又苦的味道了。再调入蒜末、香醋、香油，我喜欢吃辣，便再添上一勺秘制辣椒，轻轻拌匀，瓜皮吸饱了料汁，清脆爽口，鲜而不苦。

“这一口下去，果真是人间至鲜。”我吃了一小口，酸香适中，辣味在牙齿之间碰撞，口感比葱花凉拌豆腐还要舒

服很多。吃惯了西瓜果肉的甜腻清凉，反而觉得这瓜皮清爽解腻、回甘无穷。它仿佛让整个夏天在味蕾上翩然起舞，也让平凡的日子变得有声有色。

吃剩下的凉拌西瓜皮，还可以腌制起来。加上糖精，密封半个月到一个月。待时日沉淀，再夹出来配上杨梅酒或青梅酒，便是极好的下酒小菜。坐在电脑前或书桌旁，倒一杯果酒，摆一碟腌西瓜皮，再随手点开一部短剧，窗外的暑气似乎也淡了几分，可谓是人

西瓜皮是人间至鲜

项晚明/文

夏日暑气难以消除，凉爽西瓜皮入胃，能扫尽胃热身燥。吃完西瓜后，将瓜皮洗净，削去外层青硬带刺的薄层，提出残留的果肉，只留下中间青白厚实的瓜肉。再用清水过一遍，洗涤干净后，切成均匀的细条或者薄片，通透白皙的瓜皮规范整齐地排列在白色盘子里，瞧着便觉得清凉几分。

西瓜皮的吃法百搭多变，可凉拌、清

算着价格与口感。每逢周三、周四傍晚，水果店会将切半的瓜果打折出售，于是便买上半个西瓜带回寝室，用勺子挖着吃。吃不完就放在电风扇下吹着，下了晚自习回来，再继续享用。

窗外是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唱，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整个夏天的耳朵，连往日喜欢的小曲也渐渐被淹没。那时，每天都听得见夏天的声音，如今却热得反而听不见了。大概只有车流经过的刺耳声，跟寂静医院里残留的消毒水的味道。